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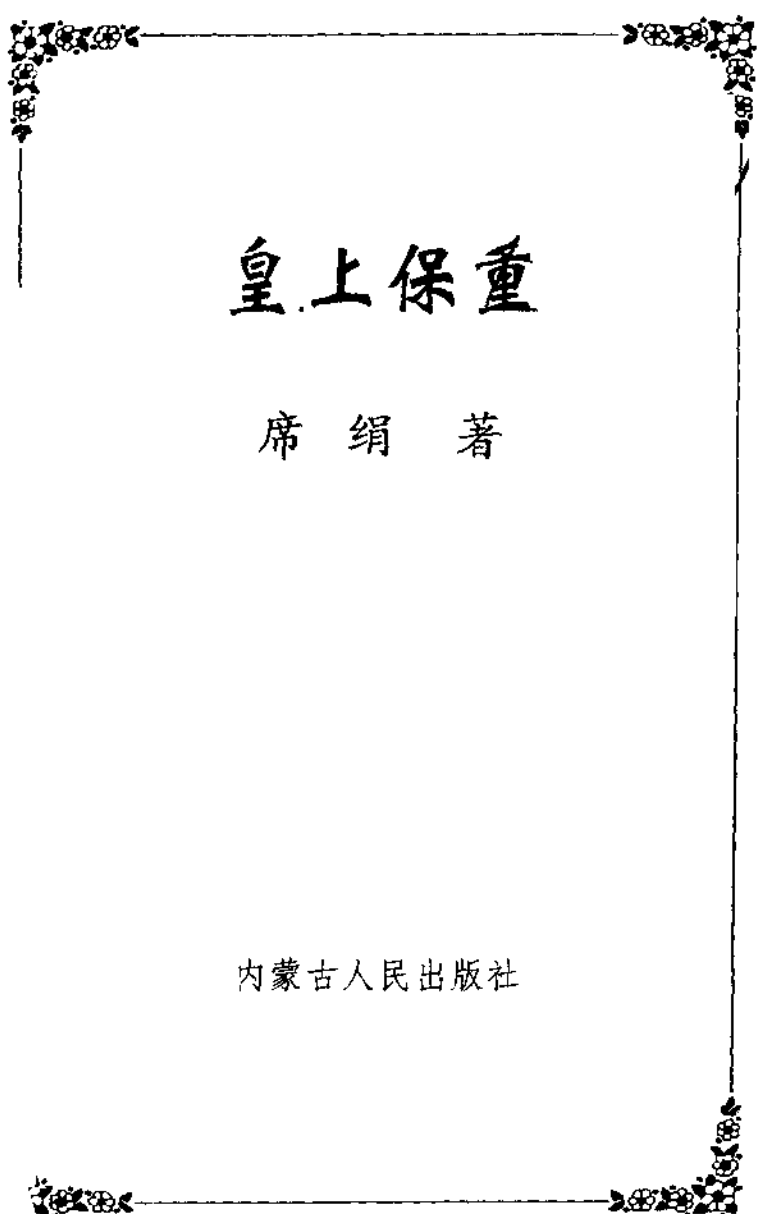
小雪兔系列

皇上保重

爱是毒药
以毒攻毒

得以超生……

台湾 席绢



皇上保重

席 绢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晓 涛

封面设计：文 苑

小雪兔系列

皇上保重

(台湾)席绢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

ISBN 7-204-03242-8/I·557 定价:9.80元

第一章

冷夜清寂，两条快速的黑影，几无声息的自高高的飞檐上跃下，轻巧的闪进挂着大红灯笼的一排房子。

为首的是一个体型高大的男人，正朝另一个体型纤细的身影比了比。

于是，两条黑影且即分开，探包抄方式，各自在灯火通明的房里分头行动，寻找他们的目标。

突地，高大的黑影发生个暗号，又朝竺头的黑影子比了比。收到暗号的黑影，立刻无声无息的飞奔过来，轻巧的足斐兀全没有泄露出半点声音。

为首的黑影将身体半伏在门扉上，侧耳倾听房里的动静，另一个黑影则留意四周的动静，提高警觉小心防范。

远处有人正巡更而来，提在那人手上的灯笼，正吊在半空中不住的晃着，愈来愈往这里欺近。

他们得快一点。

半伏在门扉上的黑影，在刚才被他戳破的孔插进

了一根细长的草管，嘴巴凑过去往房里吹了一口气。

没有太多时间思考，他向身后的人影点个头后，两个蒙面的黑影便迅速的用剑撬开门闩，闪进房间里，将房门轻轻掩上。

没多久，只听到“喀喀喀、当——”，巡更的人正好走过，火光中照出斜长的人影，正拖往另一头方向。直到巡更的走远后，房里的两人便立刻往床边的方向欺近！

一个俊逸非凡、仪表超卓的男人，一动也不动的躺在床上。较高大的黑影立刻举剑朝躺着的男人的胸口刺下。他们忽略了房内依然明亮的烛火。

一切只在一瞬间。

原本该被刺穿胸口的男人，竟突然侧身一翻，翻向床头内侧，躲过那致命的一剑。

那把剑正触目惊心的插在那男人刚才躺的床板上，不知溅过了多少人的血，正散发寒冷迫人的邪光。

愤怒自那男人的双眼迸出，惹了他就荆想好的后果。

事迹败露，两个蒙面人明显的一怔，旋即又拔剑挥向眼前正坐着的男人。

那男人冰冷的唇角浮现出残忍的笑，看来这两个蒙面人是惹错人了。

他不慌不忙，脸上没有忧惧，气定神闲的瞪着

他们逼近。既不逃，也没有出手的打算，一副从容不迫的模样，竟让那两个蒙面人看得慌了手脚。

不对！有埋伏！

两个蒙面人终于嗅出了不对劲。

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两个蒙面人豁出去了，同时举剑砍向坐在床沿的男人，截断了自己的生路。剑正要挥下，一阵砰然巨响，把他们吓得后退。从屋檐上、床板里，窜出了七、八条魁梧结实的人影，个个手拿兵器。看他们的身手就知道，全是铁铮铮、武艺超群的高手。

二比八，胜算渺茫。

更不要说门外埋伏了许久，等着他们自投罗网的禁卫军。

想要飞出这样的铜墙铁壁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

空气中弥漫强烈的焦味，数百支巨大的火把，将整个养心殿里外照得比白昼还亮。

没有了退路，这下子必死无疑。

较高大的蒙面人朝较瘦小的蒙面人使着眼色，预备杀出重围。

“你们是谁？”昭安冷然的声音非常闲适，“想活命，就得从实招来。”他打算留活口。

两个蒙面人没有回答，其中一个的细微动作没

有逃过昭安锐利的眼光。

“快闪！”昭安一喊，身形跟着腾空飞遁，护驾的七、八名高手也纷纷使出自个儿的看家本领，将飞射而出的数百支梅花钉逼向墙面。

一阵劲风扫过。

就在梅花针朝他们飞射而来的同时，突然响起了“轰隆”一声，一道紫色烟雾自地上窜出，很快的掩去众人的视线，几乎令他们睁不开眼。但就在烟雾冒出的同时，两支梅花针自昭安的方向反射回去。

只听到烟雾里传出一阵哀嚎，接着便是重物坠地的声音。

高手们赶紧双手挥舞着烟雾，待浓烟散去后才发现，为首的那名蒙面人的眼珠里，插上染了剧毒的梅花针，黑色的血水正从他的瞳仁里汩汩冒出。

另一个蒙面人心痛，瞟向昭安的目光竟有深探的措控。

有没有搞错？为了钱面专取他人性命的杀手，不配控诉他的手段过于残忍。

是杀手，就得面临死亡的威胁，他这是替天行道。

突然传来一个巴掌声。中了梅花针的蒙面人竟采用自残的方式，往自己的天灵盖上罩下去，了断

了自己的一生。

还剩一个。

昭安冷眼的看着仅剩的一只“畜牲”，要不是他打算留活口，墙上刚被叮叮脾、脾、钉上去的梅花针还会少两根。他不想让对方死得太早，死得太快活，至少要在折磨够对方后才行。

惹了他，就别想活着回去。

“我要活人！”昭安冷酷的撒下了网。

只要是活的，即便断手断脚都不在乎，说得出来就来就行了。

收到命令的高手们，手里的兵器立刻听令施展了开来，个个力大无穷、内力深厚，把蒙面人砍得手筋酥麻。

原本二比八时，逃生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，如今一比八，他更是……甭战了，自我了断还快些，于是……

毫不犹豫的，蒙面人使剑奋力要杀出重围，终于让他在自身周围划开了一道空隙，他立刻将剑往上抛起接着，便要往自身刺下。

昭安眼明手快，扯下了悬在身上的玉佩，就直射向蒙面人的手心，打得他叫了一声，握在手里的剑就这么被他震了下来，蒙面人跌坐在地上，用不敢相信的眼神瞪着昭安。

“你是谁？为何要刺杀朕？”光听声音，就知道被问的人要识相点。

“放肆！皇上问你话呢！”一个大汉一吼，手里的皮鞭随着话落，抽向蒙面人的衣裳，衣服应声而裂，看到一道伤口流出了血来。

对方低首仍是不语。

“要你说话的方法狠多，先从手或先从脚趾开始，随朕高兴，咱们可以一样一样慢慢的试，直到休想说为止。”昭安淡淡的扫过对方的手指一眼，毫无疑问的，那是一双女人的手。

有人上前一把扯开了蒙面人的布中，果然是个女的。

蒙面人缓缓的抬起脸，令在场的人看得目瞪口呆。怎生得一张清丽绝伦的脸蛋，乍看之下的惊艳，令人愕然，再细看两眼后，竟会被它柔美的线条所吸引面移不开视线。

这样的美女，怎店会当汲手？

昭安上叨，蹙着眉头，从刚才她抬起脸孔的那一到那起，他的眉就未曾松过，站定在她的面前，他竟伸出手掐着她的下巴，像在深思，像在品味，用着没有人能读得懂的心语，望进她眼意的深处。

蒙面人被动的望着昭安，清澈晶莹的眸眸里闪

着亮光，随着泪水的滴落，一颗、两颗……无声无息的缓缓滑下，滴落在她洁白若雪的小手上。

大伙儿不禁愣住了。

“带走她！严刑逼供！”昭安手一挥，一下子又恢复了冷然自制。他绝不承认，这女人诳他的心弦曾经动了一下。

♪ ♪ ♪

一盆冷水从头泼下，弄醒了早已被刑求得昏迷的女刺客。只不过挥了几下鞭子，她就已经承受不住的晕了过去，这只是牛刀小试而已，更严酷的还在后头，看她如何承受得了？

昭安冷眼看着女刺客悠悠转醒，看她平静无波的脸上，将内心的煎熬掩饰得十分好。“看来，你是不打算说了？”他蹙高的浓眉宜没放松过，女刺客的坚强超乎他的预料。

“你可以戮了我上女刺客气若游丝，语意却十分坚定，她无畏的眼眸告诉他，别想从她的嘴里问出什么来。

刑求的人握着鞭子，狠狠地往她的颈骨一抽，她闷哼了一声，螭首便低垂着无法再抬起。

“你胆子倒不小，”刑求的人知道她已晕死过

去，但仍忍不住放话警告她。

“弄醒她，继鲈逼问，”昭安下令。他见不得为非作歹的人，杀手这行业他绝不允许存在，不管是谁要他的命，他都会在那人再度失手之前汲了他。

盐水用力一泼，一阵拉扯着铁链的撞击声再度响起，伴着剧烈的抽气声，那是已到无法可忍的地步，即将嘶吼而出的伤痛正火辣辣地烧贯她的全身。她的意识又回来了。

数名虎视眈眈的男人直盯着她瞧，没有一个人放过她的表情，却几乎快被她的勇气折服。被鞭刑了十来下，每一鞭均令她皮开肉绽，像利刃划过肌肤，令她疼痛难当，但她竟然能咬紧牙关，从头到尾未曾喊痛，真是令人惊讶。

完美的脸蛋没有一丝血色，无力低垂的颈项恍若断了，无法支撑。

“开了口，你可以少挨好几下，也许朕会从宽发落。”赐你一个全尸。昭安循循善诱，虽然眼底的寒意早已泄底。“可以给你个将功赎罪的台会。”

“你打死了我也没有用，因为我不会说……”无情的鞭子再度挥下，鞭在她满是伤口的背上，她用力咬紧了牙，痛苦的闭上眼睛；承受一波又一波

排山倒海而来的痛楚。

她的手因痛楚而猛扯着链条，整个手腕全是被链条磨擦受伤的痕迹。

“够了！”昭安一脸的不耐，碰到她这种人再怎么下重手都没有用，只会要了她的小命而已，而她现在还不能死。

“打死了她，惟一的线索断了线，你负责将幕后使者抓来给我吗？嗯？”似是责备，又似开玩笑，却把刑求者吓得半死。

“哼！”昭安瞥了他一眼，那人吓得噤若寒蝉，头再也没敢抬起来。

这点鞭伤对她来说不算什么，鞭打、刀伤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，她受过比这更重的伤，她身上有许许多多的鞭痕及刀疤，她还不是照样熬过来了。

好痛！她摇晃着脑袋，双臂猛然的往下拉扯，将全身的力量放在绑住她的链条，蹙紧眉，任由汗珠滑落。好痛！她猛抽着气，红唇已开始转紫。

这一次，她恐怕是熬不过去了。

突然，她咬紧牙根又闷哼一声，神色之痛苦无以名状，只觉得被人千刀万剐似的。

众人还以为她是为了背上的疼痛，再也忍耐不

住而闷哼。

“快说！你到底是谁？同伙的还有几人？你们的行刺计画已经失败，想活命的话，就老实的招来！”昭安看着她脸色的变化，许异竟是变得胀红。

她的神色……昭安直觉有异，她好像中了蛊！

“皇上，不用大刑伺候，是撬不开她的嘴的，依卑职之见，她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！”一脸悍然的中年男人，将手措关节压得咯咯作响，刻意吓唬她。

双眸已成崩溃状的女杀手，听到他的话后，像锁定猎物般瞪着他。杀手的任务不论成功或是失败，一旦被人逮到的下场只有一个——死亡。

“敢情她是个哑巴哩！哈哈……”有人出声嘲弄她，令听的人大笑。

昭安默不作声的直盯着她，她的四周有一股诡谲的气氛。

又一波疼痛来袭，她的胸口像要被炸开般，痛得她没命地胡扯着铁辣。

血！她要血！只要见了血她就解脱了！

“血……”她声音微弱，似在哀求。

“雪？敢情她渴了？”又是一阵大笑。

昭安眼神一敛，心想这女的杀不得，这条线索

还不能断，“快……”他挥着手。

“快请太医！”

什……什么？众人的下巴当场掉下。

“快去！”昭安怒喝，有人像火挠屁股似的冲出去，一路喧嚷着快传太医。

传报声将整座皇宫震醒了过来，霎时灯火通明，全面进入紧张状态。

不好了！皇上需要太医！皇上……该会有事吧？

神医贾道存，人称救命活菩萨，是京城内首屈一指的大名医，当他被一笔人前簇后拥“拖”来目的地时，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差点断气。

“皇上，您怎么了？”太医边喘边问，拉起皇上的手就要看诊。平常没事时，皇上老爱找他抬杠，倒也没什么拘束，这会儿他一急，连个起码的礼数都没有，抓起昭安的手就开始乱摸。

昭安好笑的用扇子敲了敲他的头，再指了指被吊在刑台上精神与肉体呈两极变化的女犯人。看得出她全身是伤，应该已呈萎顿状态，而不是异常的满脸潮红、双眼失焦却又无意识的直瞪着某人瞧。

“血……我要血……”女杀手一直想挣脱铁链，眼神却从未离开她的猎物。

老太医一看，脸色微变，不过他还是镇定的附在昭安耳旁低语：“皇上，她的伤好治，但心毒难医，她被人下了蛊，若无法依照下蛊之人的要求，不超过百日，她就会自裁。”换句话说，不是她死，就是敌人亡。

昭安再度瞄了眼她异常的神色，那名猛杆男子庄放被她盯得心里发毛怒火燃眉，火大得很！

要不是碍于皇上；他会赏她一刀，对付这种杀手不必客气。

“所谓百日蛊是苗疆一带挂制杀人的邪蛊，卑职年轻时曾在苗疆一带行医，因此略有所闻。”

“说来听听。”

“是。百日蛊，传说是用百种毒物提炼而成，据说，一旦侵入人体便会直侵大脑，从此受害者的意识便会受放蛊之人控制。这名女杀手，便是还有心谋反之人操控，一旦衔命出使任务，便非得达成任务不可，否则杀无赦！”

昭安了然的点着头，“这么说，他们在出使‘任务’时，绝对是清醒的，一旦任务达成便得立刻回去，若超过一定的时限，百日蛊就会尽职的发挥它的功能，让他们即使逃到天涯海角，有再大的能耐，也熬不过百日，你说，朕说得对不对？”

“臣 窃 百百蛊确实就是如此逼得傀儡如

坠地狱，生不如死！它的发病疼痛是由中心点，”老太医指了指自己的心脏部位，“慢慢向四周蔓延，所以……”老太医摇着头，“没有人能承受得住这种生不如死的折磨，一块块的筋肉愈来愈萎缩，像被体内的虫啃蚀殆尽。自发病日起，直至死亡日止，恰好百日，而现在……”老太医回头看了女杀手。“正是第一日。”

昭安再怎么镇定，也难掩初闻讯息的许异。

“这么快？”

“是的，失手后三个时辰，便是‘死亡日’倒数开始。”

真可怕！众人闻言莫不相观。

“这么说，她现在病发了？”昭安直盯着女杀手瞧。

“正是。”

“无药可医？”

“见血就好。”

“见血？”他听到了这种消息也难免诧异。

“是的，任何人的血，只要刀一出鞘，便直扑‘猎物’，没有达到目的，便会自戕。换句话说……不是‘猎物’被扑杀，便是傀儡自戕身亡。”老太医说得十分保留，众人莫不将眼光改投向庄放。看得出来，女杀手已找到了她要见血的目标。

“如果不让她见血呢？”

“每病痛一次，蛊就往她体内另一个器官啃咬。”

“这么可怕！”

“是的。”老太医不敢有半句虚假。

昭安额了颌首，示意两边人手将人放了。

一阵刀出鞘声，厅内立刻进入戒备状态，只要“猎人”稍一动作，即刻予以扑杀。

“朕倒要看看到底是怎么个见血法？”

人才一放开，马上就可以感受到气氛诡谲。

庄放已进入戒备状态，浑身上下蓄满了爆发力，准备痛宰这个女杀手。

昭安觉得奇怪，“为什么她的‘猎物’不是朕呢？这会儿怎么换了别人了？”他还以为她狙杀出手的对象是他，搞了半天，却见她直瞪着庄放，好像庄启跟她有八百年的仇恨。

“回皇上……”

女杀手趁着老太医正要回昭安的话，众人的注意力被吸引走的刹那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抽出了她身旁一位高手的剑，毫不犹豫地砍向庄放。

厅内的人很有默契的让出一小块空地，任两人厮杀，却也心照不宣的将两人围成一个圆圈，以防